

水滸

第三十九回

潯陽樓宋江吟反詩

梁山泊戴宗傳假信

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捺倒了那女娘，酒店主人攔住說道：『四位官人如何是好？』主人心慌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，就地下把水噴噴，看看甦醒，扶將起來。看時，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，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，救得醒來，千好萬好。他的爹娘聽得說是『黑旋風』，先是驚得呆了半晌，那裏敢說一言。看那女子，已自說得話了，娘母取個手帕，自與他包了頭，收拾了釵釵。宋江問道：『你姓甚麼？那裏人家？』那老婦人道：『不瞞官人說，老身夫妻兩口兒，姓宋，原是京師人。只有這個女兒，小字玉蓮，他爹自教得他幾個曲兒，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。爲他性急，不看頭勢，不管官人說話，只顧便唱，今日這哥哥失手，傷了女兒些個，終不成經官動詞，連累官人。』宋江見他說得本分，便道：『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，我與你二十兩銀子，將息女兒，日後嫁個良人，免在這裏賣唱。』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：

「怎敢指望許多！」宋江道：「我說一句是一句，並不會說謊。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。」那夫妻二人拜謝道：「深感官人救濟。」戴宗埋冤李逵道：「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，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。」李逵道：「只指頭略擦得一擦，他自倒了，不會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。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，也不妨。」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。張順便叫酒保去說，這席酒錢我自還他。酒保聽得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只顧去。」宋江那裏肯，便道：「兄弟，我勸二位來喫酒，倒要你還錢！」張順苦死要還，說道：「難得哥哥會面，仁兄在山東時，小弟弟兒兩個也兀自要來投奔哥哥，今日天幸得識尊顏，權表薄意，非足爲禮。」戴宗道：「公明兄長，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，只得曲允。」宋江道：「既然兄弟還了，改日却另置杯復禮。」張順大喜，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、李逵帶了這個宋老兒，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，來到營裏，五個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。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，與了宋老兒，那老兒拜謝了去，不在話下。天色已晚，張順送了魚，宋江取出張橫書，付與張順，相別去了。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大銀對李逵道：「兄弟，你將去使用。」戴宗、李逵也自作別，趕入城去了。

只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，留一尾自喫。宋江因見魚鮮，貪愛爽口，多喫了些，至夜四更，肚裏絞

腸刮肚價疼；天明時，一連瀉了二十來遭，昏暈倒了，睡在房中。宋江爲人最好，營裏衆人都來煮粥，燒湯看覷，伏侍他。次日，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，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，就謝宋江寄書之義，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牀，衆囚徒都在房裏看視。張順見了，要請醫人調治，宋江道：『自貪口腹，喫了些鮮魚，壞了肚腹，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。』叫張順把這兩尾魚，一尾送與王管營，一尾送與趙差撥。張順送了魚，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，不在話下。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。次日，戴宗李逵備了酒肉，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。只見宋江暴病纔可，喫不得酒肉，兩個自在房面前喫了，直至日晚，相別去了，亦不在話下。

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，覺得身體沒事，病症已痊，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。又過了一日，不見他一個來。次日早膳罷，辰牌前後，揣了些銀子，鎖上房門，離了營裏，信步出街來，逕走入城，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。有人說道：『他又無老小，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。』宋江聽了，尋訪直到那裏，已自鎖了門出去了。卻又來尋問『黑旋風』李逵時，多人說道：『他自個沒頭神，又無家室，只在牢裏安身。沒地裏的巡檢，東邊歇兩日，西邊歪幾時，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。』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

張順時，亦有人說道：『他自在城外村裏住，便日賣魚時，也只在城外江邊。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。』

宋江聽罷，又尋出城來，直要問到那裏，獨自一個悶悶不已，信步再出城外來，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，觀之不足。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，仰面看時，傍邊豎着一根望竿，懸挂着一個青布酒旆子，上寫道：『潯陽江正庫。』雕簷外一面牌額，上有蘇東坡大書『潯陽樓』三字。宋江看了，便道：『我在鄆城縣時，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，原來却在這裏。我雖獨自一個在此，不可錯過，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？』宋江來到樓前看時，只見門邊朱紅華表，柱上兩面白粉牌，各有五個大字，寫道：『世間無比酒，天下有名樓。』宋江便上樓來，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；凭闌舉目看時，端的好座酒樓，但見：

雕簷映日，畫棟飛雲，碧闌干低接軒牕，翠簾幕高懸戶牖。消磨醉眼，倚青天萬疊雲山；勾惹吟魂，翻瑞雪一江煙水。白蘋渡口，時聞漁父鳴榔；紅蓼灘頭，每見釣翁擊楫。樓畔綠槐啼野鳥，門前翠柳繫花驄。

宋江看罷，喝采不已。酒保上樓來問道：『官人還是要待客，只是自消遣？』宋江道：『要待兩位客人，未見來，你且先取一樽好酒，果品，肉食，只顧賣來，魚便不要。』酒保聽了，便下樓去。少時，一托盤把上

樓來，一樽藍橋風月美酒，擺下菜蔬，時新果品，按酒，列幾般肥羊，嫩雞，醃鵝，精肉，盡使朱紅盤碟。宋江看了，心中暗喜，自誇道：『這般整齊肴饌，濟楚器皿，端的是好個江州。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，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。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迹，却無此等景致。』獨是一個，一杯兩盞，倚闌暢飲，不覺沈醉，猛然慕上心來，思想道：『我生在山東，長在鄆城，學吏出身，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，雖留得一個虛名，目今三旬之上，名又不成，利又不就，倒被文了雙頰，配來在這裏；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，如何得相見？』不覺酒湧上來，潸然淚下，臨風觸目，感恨傷懷。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，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。起身觀玩，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，宋江尋思道：『何不就書於此？倘若他日身榮，再來經過，重觀一番，以記歲月，想今日之苦。』乘着酒興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去那白粉壁上揮毫便寫道：

自幼曾攻經史，長成亦有權謀，恰如猛虎臥荒丘，潛伏爪牙忍受。

不幸刺文雙頰，那堪配在江

州。他年若得報冤讎，血染潯陽江口。

宋江寫罷，自看了，大喜大笑，一面又飲了數杯酒，不覺歡喜，自狂蕩起來，手舞足蹈，又拿起筆來，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，道是：

心在山東身在吳，飄蓬江海謾嗟吁。他時若遂凌雲志，敢笑黃巢不丈夫！

宋江寫罷詩，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：『鄆城宋江作。』寫罷，擲筆在桌上，又自歌了一回。再飲過數杯酒，不覺沉醉，力不勝酒，便喚酒保計算了，取些銀子，算還多的，都賞了酒保，拂袖下樓來。浪浪跄跄，取路回營裏來。開了房門，便倒在牀上，一覺直睡到五更。酒醒時，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。當時害酒，自在房裏睡臥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江州對岸，另有個城子，喚做無爲軍，却是個野去處。城中有個在開通判，姓黃，雙名文炳。這人雖讀經書，却是阿諛諂佞之徒，心地匾窄，只要嫉賢妬能。勝如己者害之，不如己者弄之，專在鄉里害人。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，每來浸潤他，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，指望他引薦出職，再欲做官。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，撞了這個對頭。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，無可消遣，帶了兩個僕人，買了些時新禮物，自家一隻快船，渡過江來，逕去府裏探望蔡九知府。恰恨撞着府裏公宴，不敢進去。却再回船，正好那隻船，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。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，且去樓上閒玩一回。信步入酒庫裏來，看了一遭，轉到酒樓上，凭欄消遣，觀見壁上題詠甚多，也有做得好的，亦有歪談亂道的。黃文炳看了冷

笑。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，并所吟四句詩，大驚道：『這個不是反詩？誰寫在此？』後面却書道：『鄆城宋江作』五個大字。黃文炳再讀道：『自幼曾攻經史，長成亦有權謀。』冷笑道：『這人自負不淺。』又讀道：『恰如猛虎臥荒丘，潛伏爪牙忍受。』黃文炳道：『那廝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。』又讀：『不幸刺文雙頰，那堪配在江州。』黃文炳道：『也不是個高尚其志的人，看來只是個配軍。』又讀道：『他年若得報冤讎，血染潯陽江口。』黃文炳道：『這廝報讎兀誰？却要在此生事，量你是個配軍，做得甚用！』又讀詩道：『心在山東身在吳，飄蓬江海謾嗟吁。』黃文炳道：『這兩句兀自可恕。』又讀道：『他時若遂凌雲志，敢笑黃巢不丈夫！』黃文炳搖着頭道：『這廝無禮，他却要賽過黃巢，不謀反待怎地？』再看了『鄆城宋江作』。黃文炳道：『我也多會聞這個名字，那人多管是個小吏。』便喚酒保來問道：『作這兩篇詩詞，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？』酒保道：『夜來一個人獨自喫了一瓶酒，醉後疎狂，寫在這裏。』黃文炳道：『約莫甚麼樣人？』酒保道：『面頰上有兩行金印，多管是牢城營內人，生得黑矮肥胖。』黃文炳道：『是了。』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，藏在身邊，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。

黃文炳下樓，自去船中歇了一夜。次日飯後，僕人挑了盒仗，一逕又到府前，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，

使人入去報復，多樣時，蔡九知府遣人出來，邀請在後堂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敘罷，寒溫已畢，送了禮物，分賓坐下。黃文炳稟說道：「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，聞知公宴，不敢擅入，今日重復拜見恩相。」蔡九知府道：「通判乃是心腹之交，逕入來同坐何妨！下官有失迎迓。」左右執事人獻茶。茶罷，黃文炳道：「相公在上，不敢拜問，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？」知府道：「前日纔有書來。」黃文炳道：「不敢動問，京師近日有何新聞？」知府道：「家尊寫來書上分付道：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，夜觀天象，罡星照臨吳楚，敢有作耗之人，隨即體察勦除。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：「耗國因家木，刀兵點水工。縱橫三十六，播亂在山東。」因此囑付下官，緊守地方。」黃文炳尋思了半晌，笑道：「恩相，事非偶然也。」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，呈與知府道：「不想却在此處。」蔡九知府看了道：「這是個反詩，通判那裏得來？」黃文炳道：「小生夜來不敢進府，回至江邊，無可消遣，却去潯陽樓上避熱閒翫，觀看前人吟詠，只見白粉壁上，新題下這篇。」知府道：「却是何等樣人寫下？」黃文炳回道：「相公，上面明題着姓名，道是「鄆城宋江作。」知府道：「這宋江却是甚麼人？」黃文炳道：「他分明寫着「不幸刺文雙顰，那堪配在江州。」眼見得只是個配軍，——牢城營犯罪的囚徒。」知府道：「量這個配軍，做得

甚麼！黃文炳道：『公相不可小覷了他。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，正應在本人身上。』知府道：『何以見得？』黃文炳道：『耗國因家木，耗散國家錢糧的人，必是「家」頭着個「木」字，明明是個「宋」字；第二句「刀兵點水工」，興起刀兵之人，水邊着個「工」字，明是個「江」字。這個人姓宋，名江，又作下反詩，明是天數，萬民有福。』知府又問道：『何謂「縱橫三十六，播亂在山東」？』黃文炳答道：『或是六六之年，或是六六之數；「播亂在山東」，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。這四句謠言，已都應了。』知府又道：『不知此間有這個人麼？』黃文炳回道：『小生夜來問那酒保時，說道這人只是前日寫下了去。這個不難，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，便見有無。』知府道：『通判高見極明。』便喚從人叫庫子取過牢城營裏文冊簿來看。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，蔡九知府親自檢看，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，鄆城縣宋江。黃文炳看了道：『正是應謠言的人，非同小可。如是遲緩，誠恐走透了消息，可急差人捕獲，下在牢裏，却再商議。』知府道：『言之極當。』隨卽陞廳，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，戴宗聲喏。知府道：『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，快下牢城營裏，捉拿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，不可時刻違誤。』

戴宗聽罷，喫了一驚，心裏只叫得苦。隨即出府來，點了衆節級牢子，都叫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，來我下處間壁城隍廟裏取齊。戴宗分付了衆人，各自歸家去。戴宗却自作起神行法，先來到牢城營裏，逕入抄事房，推開門看時，宋江正在房裏，見是戴宗入來，慌忙迎接，便道：『我前日入城來，那裏不尋遍。因賢弟不在，獨自無聊，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。這兩日迷迷不好，正在這裏害酒。』戴宗道：『哥哥，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。』宋江道：『醉後狂言，誰個記得。』戴宗道：『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，叫多帶從人，拿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，兄弟喫了一驚，先去穩住衆做公的，在城隍廟等候。如今我特來先報知哥哥，却是怎地好？如何解救？』宋江聽罷，搔頭不知癢處，只叫得苦：『我今番必是死也。』戴宗道：『我教仁兄一着解手，未知如何？如今小弟不敢擔閣，回去便和人來捉你，你可披亂了頭髮，把屎尿潑在地上，就倒在裏面，詐作風魔。我和衆人來時，你便口裏胡言亂語，只做失心風便好，我自去替你回復知府。』宋江道：『感謝賢弟指教，萬望維持則個。』

戴宗慌忙別了宋江，回到城裏，逕來城隍廟，喚了衆做公的，一直奔入牢城營裏來，假意喝問：『那個是新配來的宋江？』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，只見宋江披散頭髮，倒在屎坑裏滾，見了戴宗和做

公的人來，便說道：『你們是甚麼鳥人？』戴宗假意大喝一聲：『捉拿這廝！』宋江白着眼，却亂打將來，口裏亂道：『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。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，閻羅大王做先鋒，五道將軍做合後，與我一顆金印，重八百餘斤，殺你這般鳥人。』衆做公的道：『原來是個失心風的漢子，我們拿他去何用？』戴宗道：『說得是。我們且去回話，要拿時再來。』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，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報。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：『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風的人，屎尿穢污全不顧，口裏胡言亂語，渾身臭糞不可當，因此不敢拿來。』

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，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，對知府道：『休信這話。本人作的詩詞，寫的筆跡，不是有風症的人，其中有詐。好歹只顧拿來，便走不動，扛也扛將來。』蔡九知府道：『通判說得是。』便發落戴宗，你們不揀怎地，只與我拿得來。

戴宗領了鈞旨，只叫得苦，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，對宋江道：『仁兄，事不諧矣。兄長只得去走一遭。』便把一個大竹籬，扛了宋江，直擡到江州府裏，當廳歇下。知府道：『拿過這廝來。』衆做公的把宋江押於階下。宋江那裏肯跪，睜着眼，見了蔡九知府道：『你是甚麼鳥人，敢來問我？我是玉皇大帝

的女婿。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，殺你江州人，閻羅大王做先鋒，五道將軍做合後，有一顆金印，重八百餘斤。你也快躲了我，不時教你們都死。」

蔡九知府看了，沒做理會處。黃文炳又對知府道：「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，這人來時有風，近日却纔風？若是來時風，便是真症候；若是近日纔風，必是詐風。」知府道：「言之極當。」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，問他兩個時，那裏敢隱瞞，只得直說道：「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，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。」知府聽了，大怒。喚過牢子獄卒，把宋江捆翻，一連打上五十下，打得宋江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戴宗看了，只叫得苦，又沒做道理救他處。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，次後喫拷打不過，只得招道：「自不合一時酒後，誤寫反詩，別無主意。」蔡九知府即取了招狀，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，推放大牢裏收禁。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，當廳釘了，直押赴死囚牢裏來。却得戴宗一力維持，分付了衆小牢子，都教好覷此人。戴宗自安排飯食，供給宋江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蔡九知府退廳，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：「若非通判高明遠見，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過了。」黃文炳又道：「相公在上，此事也不宜遲。只好急急修一封書，便差人星夜上京師，報與尊府恩相

知道，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。就一發稟道：「若要活的，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；如不要活的，恐防路途走失，就於本處斬首號令，以除大害。」便是今上得知必喜。」蔡九知府道：「通判所言有理，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，書上就薦通判之功，使家尊面奏天子，早早陞授富貴城池，去享榮華。」黃文炳拜謝道：「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，自當銜環背鞍之報。」黃文炳就攬掇蔡九知府寫了家書，印上圖書。黃文炳問道：「相公差那個心腹人去？」知府道：「本州自有個兩院節級，喚做戴宗，會使「神行法」，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，只來早，便差此人逕往京師，只消旬日，可以往回。」黃文炳道：「若得如此之快，最好，最好。」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，管待了黃文炳，次日相辭知府，自回無爲軍去了。

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個信籠，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，上面都貼了封皮。次日早晨，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：「我有這般禮物，一封家書，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，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生辰。日期將近，只有你能幹去得。你休辭辛苦，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，討了回書便轉來，我自重重的賞你。你的程途，都在我心上。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，專等你回報；切不可沿途耽擱，有誤事情。」

戴宗聽了，不敢不依。只得領了家書信籠，便拜辭了知府，挑回下處安頓了，却來牢裏對宋江說道：

『哥哥放心，知府差我上京師去，只旬日之間便回。就太師府裏使些見識，解救哥哥的事。每日飯食，我自付在李達身上，委着他安排送來，不教有缺。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。』宋江道：『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個。』戴宗叫過李達，當面分付道：『你哥哥誤題了反詩，在這裏喫官司，未知如何。我如今又喫差往東京去，早晚便回。哥哥飯食，朝暮全靠着你看覷他則個。』李達應道：『吟了反詩，打甚麼鳥緊！萬千謀反的，倒做了大官。你自放心東京去，牢裏誰敢奈何他！好便好，不好，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。』戴宗臨行又囑付道：『兄弟小心，不要貪酒，失誤了哥哥飯食。休得出去噏醉了，餓着哥哥。』李達道：『哥哥，你放心去。若是這等疑忌時，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，待你回來却開。早晚只在牢裏伏侍宋江哥哥，有何不可？』戴宗聽了大喜道：『兄弟若得如此發心，堅意守看哥哥更好。』當日作別自去了。李達真個不喫酒，早晚只在牢裏伏侍宋江，寸步不離。

不說李達自看覷宋江，且說戴宗回到下處，換了腿絆，護膝，八答麻鞋，穿上杏黃衫，整了胳膊，腰裏插了宣牌，換了巾幘，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，挑上兩個信籠，出到城外，身邊取出四個甲馬，去兩隻腿上，每隻各拴兩個，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。怎見得神行法效驗：

彷彿渾如駕霧，依稀好似騰雲。如飛兩腳，蕩紅塵，越嶺登山去緊。頃刻纔離鄉鎮，片時又過州城。金錢甲馬果通神，千里如同眼近。

當日戴宗離了江州，一日行到晚，投客店安歇，解下甲馬，取數陌金紙燒送了。過了一宿，次日早起來，喫了酒食，離了客店，又拴上四個甲馬，挑起信籠，放開脚步，便行。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，腳不點地。路上略喫些素飯，素酒，點心又走。看看日暮，戴宗早歇了，又投客店宿歇一夜。次日起個五更，趕早涼行，拴上甲馬，挑上信籠，又走。約行過了三二百里，已是巳牌時分，不見一個乾淨酒店。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，蒸得汗雨淋漓，滿身蒸濕，又怕中了暑氣。正飢渴之際，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，戴宗攔指間走到跟前，看時，乾乾淨淨有二十付座頭，盡是紅油桌凳，一代都是檻牕。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，揀一付穩便座頭，歇下信籠，解下腰裏搭膊，脫下杏黃衫，噴口水，涼在牕欄上。戴宗坐下，只見個酒保來問道：『上下，打幾角酒？要甚麼肉食下酒，或豬、羊、牛肉？』戴宗道：『酒便不要多，與我做口飯來喫。』酒保又道：『我這裏賣酒賣飯，又有饅頭粉湯。』戴宗道：『我却不要，有甚麼素湯下飯？』酒保道：『加料麻辣燒豆腐如何？』戴宗道：『最好，最好。』酒保去不多時，燒一碗豆腐，放兩碟菜蔬，連篩三大

碗酒來。戴宗正飢又渴，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，却待討飯喫，只見天旋地轉，頭暈眼花，就凳邊便倒。酒保叫道：『倒了。』只見店裏走出一個人來，怎生模樣，但見：

臂闊腿長腰細，
待客一團和氣。

梁山作眼英雄，
『旱地忽律』朱貴。

當下朱貴從裏面出來，說道：『且把信籠將入去，先搜那廝身邊，有甚東西。』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，只見便袋裏搜出一個紙包，包着一封書，取過來，遞與朱頭領。朱貴扯開，却是一封家書，見封皮上面寫道：『平安家信，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，男蔡德章謹封。』朱貴便拆開，從頭看去，見上面寫道：『見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，聽候施行。……』

朱貴看罷，驚得呆了半晌，則聲不得。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，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，只見凳頭邊溜下胳膊，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。朱貴拿起來看時，上面雕着銀字道是：『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。』朱貴看了道：『且不要動手，我常聽的軍師說：「這江州有個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是他至愛相識，」莫非正是此人？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？」這一段書，却又天幸撞在我手裏。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，問

個虛實緣由。」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，扶起來，灌將下去。須臾之間，只見戴宗舒眉展眼，便爬起來。却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看，戴宗便喝道：「你是甚人？好大膽，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！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擅開拆，毀了封皮，却該甚罪？」朱貴笑道：「這封鳥書，打甚麼不緊！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，俺這裏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。」戴宗聽了大驚，便問道：「好漢，你却是誰？願求大名。」朱貴答道：「俺這裏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梁山泊好漢「旱地忽律」朱貴的便是。」戴宗道：「既然是梁山泊頭領時，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。」朱貴道：「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，執掌兵權。足下如何認得他？」戴宗道：「他和小可至愛相識。」朱貴道：「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州「神行太保」戴院長麼？」」戴宗道：「小可便是。」朱貴又問道：「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，經過山寨，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，如今却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？」」戴宗道：「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，他如今爲吟了反詩，救他不得。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，如何肯害他性命？」朱貴道：「你不信，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。」戴宗看了，自喫一驚，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，與宋公明相會的話，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，備細說了一遍。朱貴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院長親到山寨裏，與衆頭領商議良策，可救宋公明性命。」